

三國演義

節本



三 國 演 義

下 册

周振甫節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959B

75.5.3



55. 5. 3

通俗文藝出版社

三十四 趙雲奪阿斗

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嶺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沈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商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荆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叫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權？』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荆州水路而來。

船泊江邊，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一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

下船，一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上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於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棚，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有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卻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扯，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梢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駛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

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

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

孫夫人回吳，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

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卽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不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

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漢掃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
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圭瓚。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

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旁。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我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

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卻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中心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

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齋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

三十五 張飛收服嚴顏

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卻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

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衆視其人，乃零陵蒸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勞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

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

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卻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

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

送行。玄德令軍馬寢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

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閒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還猶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刃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

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卽分兵前後把守。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

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截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

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

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卻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說：『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吩咐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卸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卻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擲金鼓旗旛鎗刀器械。

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炮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

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旛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

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腳，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

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瓚、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

雷同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佔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卽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

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卽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

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床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叢，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髮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叢從何而來。叢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叢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叢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卽拜彭叢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

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逸，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縈，商議進軍。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曰：『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卻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

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而行。

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

龐統迤邐前進，抬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還，奈山路逼窄，斷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兵殺出，卻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只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住，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攻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

孔明在荊州，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須臾，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吾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交關平齋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

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又撥一枝花，教趙雲爲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州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那軍士奉命到城下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

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卻放回寨。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

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第二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這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

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卻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卻纔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

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

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餘騎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在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縱，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卻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

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軍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敢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噴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

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軍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

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卻引軍出南門，轉西門，迎敵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

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追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突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弔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尙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擋，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會費分毫之力。』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卽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二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

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卻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馬軍前來投降。玄德准其降，收兵進城。

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

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吳懿、魏延、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葦葭，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軍戮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軍斫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卻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卻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三十六 取成都

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瓚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聚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

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剝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步，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

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

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瓛者，乃武陽人張翼也。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

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投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

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忘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語罷，淚流出血。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旣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弟，肯與兵，二人必爲內應。』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

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想吾子趙月見隨馬超，今若與兵，超必先殺我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並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見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

一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爲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爲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無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

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張魯大喜，以爲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招超爲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爲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十二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

玄德軍馬在雒城。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綿竹守將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葭萌關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

急遣之。遂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直赴葭萌關。

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
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歎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
出戰，當先避其銳氣。』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

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絡繹下來。張飛挺鎗出
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
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
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
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

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
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
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
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
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鎗在手，扭
回身，覷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鎗打來時，張飛一闪，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
馬時，馬超卻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卻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
義待人，不施譎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

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

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意欲自立爲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

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曰：「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爲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兪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

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

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爲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一日中則日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

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峻、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

次日，馬超、馬岱引兵到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

先攻城矣！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義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義、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霽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等等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盪寇

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千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

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方心定，不宜奪之爲私賞也。』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戰。

孫權要取荊州，魯肅獻計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卽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卽行之。』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旣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使者辭去。

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覲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爲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

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占據荊州，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驕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爲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卽君侯也。何得推

託乎？』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卻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

三十七 曹操破張魯

曹操在許，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彧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餘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

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爲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爲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卽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卽請行。』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卻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石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

卽取紙寫書付順。順乃藏於頭髮內，辭完回宮。

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爲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鄒應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鄒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尙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在。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

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去。帝捶胸大慟。見鄒慮在側，帝曰：『鄒公！天下寧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鄒慮命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擎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卽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醜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

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疏，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

卽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紮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得上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

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暗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

夏侯淵一軍抄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棚。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並諸寨。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

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伴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卻於晝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卻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

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卻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卻奪了曹操寨棚。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

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爲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看了密書中語，謂細作曰：『上荷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

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爲實。

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府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爲內應，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閻圃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爲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

於市曹示衆。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尙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歎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相於治國而爲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

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爲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爲？』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卽還荆州全土。』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衆謀士。楊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爲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曹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

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

軍馬渡江，收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守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蓋權回寨，問衆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使當破城。』權從之。

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繩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淝。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賀。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讎，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睜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畢，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

孫權令呂蒙、甘寧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並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

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卻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鎗，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遼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棹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衆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

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

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曹軍大勢，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兵，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先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

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從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

斟酒。自喫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甘寧將酒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就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卽賜絹千匹，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

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雖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與生死之交，再不爲惡。

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

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臣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士軍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

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壓軍殺入接應。卻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

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回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去救。』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

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株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爲龐德所殺。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

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示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剜，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鬥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册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

三十八 黃忠斬夏侯淵

曹操聞劉備起兵，令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把守巴西馬超兵至下辦，令吳蘭爲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二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堅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旣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處，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

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渠十里下

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今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只得還營。

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插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耶？翼德自來剛強，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爲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傍若無人，此非貪盃，乃敗張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馬，爲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爲左右援。

當夜張郃乘着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到，卻是一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如巨雷，乃張飛也。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卻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督催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來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出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回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魏延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卻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計。

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郃將後軍爲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卻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車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卻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籐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寨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劍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卻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

張郃爲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卻待下山，忽說：『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徑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

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屯兵瓦口，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可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手尚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一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

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

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兩個商議定，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尙欲出陣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卻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敗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

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曹洪從之，卽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並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卽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旣相遇，必常報讎。』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

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

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

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馬鞍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忠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傍。

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路。』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沈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

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處，只聽黃忠軍到，卻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

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眾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夏，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設備。

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尙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並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馬，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於馬超。

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圍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

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曹操。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

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一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

夏侯淵拜受了使命，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

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恐又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待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引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擗木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衝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卽日拔寨而進，步步爲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令夏侯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忠約定來日軍前相換。

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着夏侯、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鎧，只穿蔽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各望本陣奔回。夏侯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三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十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只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將軍卻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卻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

勞，必當取勝。」忠大喜，從其計。

杜襲引兵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此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祇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未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爲兩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來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

三十九 劉備取漢中

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可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同去。

雲謂忠曰：『今操引十二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上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爲主公出力，何必計較？』二人拈鬪，拈着先去。忠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雲回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

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

吾當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忠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軍馬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

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爲準備。」翼連聲應諾。雲挺鎗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鎗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鎗，又刺死焦炳。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一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渾身上下，若舞梨花，遍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坡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

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雲又救了張著。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卽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

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鎗匹馬，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鎗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馬回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腳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於是玄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遂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巖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爲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儻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蜀兵。

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射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來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鄉導使。

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投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孔明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下來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

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旗，擂鼓三通，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有何策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

曹操自陽平關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炮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驚，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

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北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

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三軍見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

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

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都稱『雞

『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待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

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

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曹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一『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詎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

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裏，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書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爲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令人於不府門伺察之。不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押看

籠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

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卻密使人吩咐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聞知，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爲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嘗爲曹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卽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

曹操既殺楊修，伴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卻門牙兩個。急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卻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

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民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逕啓，卻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

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爲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卻衆心解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爲遲也。』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授綬，而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既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蓆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即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垂間竊取回去。劉備又占據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辯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

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

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孔明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權依其言，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罅隙。魏土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孫權覽書畢，設筵款待了滿寵，送回許都，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州之策。步騭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卻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參謀官，商議動兵。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

四十 關雲長水淹七軍

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齎捧誥命投荊州來。

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伍。』遂不肯受印。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爲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立爲王，居蕭之上，未聞蕭以此爲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王之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即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爲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

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即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礮，滿營

撼動，把軍器糧草，皆盡燒燬。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師，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擗去先鋒印，綬爵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雲長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

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荊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颭，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來。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

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荆

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儻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吾當親往擊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爲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爲人，今旣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

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

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投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他爲先鋒，是濟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卽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龐德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龐德聞，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

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

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櫬。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卽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以示無空回之理。』衆皆嗟嘆。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櫬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櫬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卽取其首置在櫬內，回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無憂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令，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

關公正坐席下，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抬一木櫬，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羣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

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抬木棍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某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敗。兩家各歇。

早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檄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軍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禁不敢阻而回。

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鬥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

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卻把刀就鞍韉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

放冷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

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讎。』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住隘口，吩咐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某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

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罾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于罾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服。

魏軍屯於罾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軍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即今秋雨連綿，軍十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早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卻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

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聲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

時龐德並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爲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一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只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船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髯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

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郟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齋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與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

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早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只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

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卽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

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卽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卽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括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

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括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陀括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

關公箭瘡旣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

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某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因歎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尅日起兵，前到楊陵陂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進征。

四十一 關雲長走麥城

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權曰：『卿可速爲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早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今卻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快。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眞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

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恐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子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驚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眞良策也。』

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問曰：

『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爲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卽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權大喜。卽日拜陸遜爲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卽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

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爲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卽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客商，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卻將精兵伏於艍艫船中。次調韓當、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爲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躡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

約至二更，艍艫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個。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

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荆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吳兵齊入，襲了荆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閒人攪擾。一面遣人申報孫權。

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溼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爲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具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

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荆州事，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則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

傅士仁聽知荆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荆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逕投南郡招安糜芳。

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早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儻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早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孫權，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

時曹操在許都，正與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操與衆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卻令徐晃乘勢掩殺，可護全功。』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

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公交戰。晃卻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

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戰，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馬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

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寧？此間皆靠河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回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吩咐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

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爲慮！』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驚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

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

關公聞言，怒氣沖寒，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艍艫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雲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荆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荆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

樊城圍解，曹仁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家寨，周圍閱視，顧謂諸將曰：「荆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衆皆歎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爲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

操因荊州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

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賊，今卻助曹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

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並說荊州城中，君侯寶眷，並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我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並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

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蔣欽也。勒馬挺鎗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颭，上寫『荊州士人』四字，衆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忽山內左右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並

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西山之上，皆是荊州士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郗從止有二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分爲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

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卽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魏延，攔路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

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卽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然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乃至館驛安歇，俟候發兵。

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卽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

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卻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

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即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

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卻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

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

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雜雜。時已五更將盡。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鉤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衆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盟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曰：『願衆將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沈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卽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

王甫在麥城中，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亦屬東吳。

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呂蒙以疾辭，乃以蒙爲南郡太守，溇陵侯封爵未下，會蒙病卒。命其子呂霸襲爵。時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恐東吳難與敵也。』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

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

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沉香木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痛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卻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爲荊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

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一日，孔明辭玄德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卽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荊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虜化。至玄德卽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

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

未及天明，一連幾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勿憂，自古道：『生死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卽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譎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衆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

曹操在洛陽患病，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卽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卻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

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卽平復矣。其神妙如此。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卽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破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急令追拷。華陀死於獄中。

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覺氣沖上，焦目不見物。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斂，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不彰植、熊、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芳，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

四十一 曹丕篡漢

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柩赴鄴郡來。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柩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尙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卽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歆于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諂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卽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

丕卽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書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旣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書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

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逼威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

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卽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

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命，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問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

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

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颯，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中心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卽還鄴郡。時惇已卒，不爲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報稱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曄、劉廙、陳矯、陳羣、桓楮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未果。

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愛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事耶！』言未畢，只見曹洪、曹

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

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且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捧詔，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

曹丕大喜，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齋回璽，卻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齋回璽，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

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丕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乃封華歆爲司徒，封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遂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

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皇爲帝，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卽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爲？』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主上不卽帝位，與師討逆，不得爲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爲君，爲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爲帝，與竄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

推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爲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

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麇竺、青衣侯尙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衆也。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卽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鸞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

讀罷祭文，孔明率衆官恭上玉輿。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封次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興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

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讎，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爲重。』先主答曰：『朕不爲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爲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張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齎詔而去。

四十三 劉備攻打吳國

張飛在閬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溼衣襟。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讎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爲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

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與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今日公等隨吾入教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讎，如何不報？』先主曰：『衆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讎。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

可如前。」飛拜辭而去。

次日，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

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掛孝伐吳。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讎，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卽殺汝二人示衆。』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二人商議停當。

初更時分，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時年五十五歲。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

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爲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齎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矣！』及至覽表，果見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衆官救醒。

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陸下方欲爲三弟報讎，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爲卿父報讎否？』苞曰：『爲國爲父，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朕今爲天子，正欲與兩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言訖又哭。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

先主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爲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觀之，乃關興也。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學習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爲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這隻雁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讎，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卽命興拜苞爲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爲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使吳班爲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

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塔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爲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卽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卽寫表稱臣，令趙咨爲使。星夜到許都去。

不一日，報稱魏帝封主公爲王，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齎進謝恩。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桂路劉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主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將默然。權歎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願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

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爛，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卽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

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關興奏曰：『旣孫權令此子爲將，不勞陛下遣大將，

臣願往擒之。』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卽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旣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二姪同行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

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著大砍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頭，尙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鎗直取孫桓。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掄蘸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卻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掄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興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

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著張南、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軍，只不見了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讎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灑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

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卽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營，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中，如朱然

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取勝。』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卻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卻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

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爲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與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應救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主大喜，傳旨將崔禹斬卻，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

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爲正將，周泰爲副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甯爲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甯已患痢疾，帶病從征。

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謬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

章武二年春正月，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卽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尙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爲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戰，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旣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

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興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馬曰：『賊將休走，吾今爲關公報讎。』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

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沈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二人，朕尚不能復讎，深可痛哉！』乃引御林軍直至猊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當大叫道：『陛下今爲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共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恂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如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裏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二小將復戰韓當周泰，韓周二入陣，先主視之，歎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時甘寧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擔牌刀斧，爲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暎血，兩眼突出，使一個鐵槩，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甯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

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猊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

吳陣，正遇讎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與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見天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與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與見堂內點著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與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與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與曰：『何故供着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爲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讎，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大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走，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與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卻將潘璋首級，擡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

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到來，爲首大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與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與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與見馬忠是害父讎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與力孤勢危，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場。苞與二人兵少，慌忙撤退，回至猇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

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引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個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

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獠亭而來。

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至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城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見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劖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讎，何日可報？」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苞泣謝而退。

此時先主威聲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並張飛首級，遣使送還，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沈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爲使，齎國書望獠亭而來。

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卽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

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離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離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魏。』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

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闕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務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於是命召陸遜。

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爲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如何？』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衆官然後賜臣。』闕澤曰：『古之命將必築壇會衆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爲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無不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爲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候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

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關以內，孤主之；關以外，將軍制之。』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爲護衛，卽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

文書到魏亭，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比及遜至，衆皆不服。遜升帳議事，衆入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計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

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奉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命，何也？』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爲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衆皆憤憤而退。

四十四 火燒連營七百里

先主自猇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奏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

韓當見蜀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聘於平原廣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寨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屯軍於赤火之中，取水深爲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

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卻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遜大喜，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衆將聽了，皆以爲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歎服。

先主於猊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

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言蜀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羣臣猶未言，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

馬良至川，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

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

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秦凌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夜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卻不可追去。』二將自引軍去了。

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衆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兵殺出，挺鎗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爲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磺、礮，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

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

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

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

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

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

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

時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馮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蜀將杜、路、劉、甯，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猓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婁、姬祠。

陸遜大獲全功，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乘勝而退，何也？』遜曰：『吾料魏主曹不其好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

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猓、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敗。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

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爲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

曹丕引御林軍接應三路軍馬，忽報曹仁領兵攻濡須，被朱桓殺得大敗而退。丕大驚，忽探馬又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又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

四十五 白帝城託孤

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沈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

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吩咐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爲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

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面吩咐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衆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顧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卽皇帝位。故元建興，加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諡甘夫人爲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爲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既至，權召之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

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爲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爲吳國利害而來。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權聞

言惶愧，卽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若二國連和，共爲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贄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爲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夾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爲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於是吳王留住鄧芝，又使張溫同鄧芝入川通好。

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闊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卽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爲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曄、蔣濟爲參謀。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尅日起兵，封司馬懿爲尙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

魏主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

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鑿儀簇擁，光耀射目。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晚，宿於江中。

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殆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曹丕大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

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船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竟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船，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振，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淪死者無數。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着火，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截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着火。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於腰，卻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疋，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

四十六 七擒孟獲

(上)

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甯、牂牁、越雋三郡叛應之。永昌太守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城池，其勢甚急。』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

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又令趙雲收兵征南，與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食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平定三郡，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

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蠻兵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敍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不、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一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爲參軍，卽統大兵前進。

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

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卽喚趙雲、魏延至，卻都不吩咐；更喚王平、馬忠至，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奈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

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卻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吩咐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

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慍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卻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辱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

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卻細問其故。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卻通五溪洞，並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

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來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

時馬忠已殺至寨前。兩下來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

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

少頃張嶷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

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邊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

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

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

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佔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

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

孔明遂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

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將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蔣琬等皆不曉其意。

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個洞主，便爲內應，不可有誤。」

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

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兵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

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

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兵三千去守把沙口。

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

知孔明。

孔明已有細作探得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荼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草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我，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

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卻並不見一人，問及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

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其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

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吩咐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吩咐。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吩咐。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地而坐，教諸將勸酒，慇懃相待。

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吩咐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親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五百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煒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孟優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

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卻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

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

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並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尙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

四十七 七擒孟獲

(下)

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沈。孔明遂問呂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

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衆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要

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吩咐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卻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吩咐曰：『我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卻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卻斷其後。』張翼受計而去。孔明只教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寨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陸、張、趙、魏、姜、維、楊、馬、蔣、費、孫、劉、關、張、趙、雲、魏、延、馬、忠、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於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卻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卻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

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跣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場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

少頃，張翼解孟優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

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出兵，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軍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孔明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卻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遂喚土人問之。土人曰：『軍所飲之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又泉畔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惟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吸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種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

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土人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纒，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到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聞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

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子，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息，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拜別而回。

孔明令軍士掘地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宋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宋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

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朵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卽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

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蹈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孟獲。孟獲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獲執下座來。朵思大王卻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孟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殺，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毒泉，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朵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

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

宮殿樓台，以爲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卽斬。有女長成，卻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爲羹，羹象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日曰『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

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出則騎象，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手下更有三萬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齋書而去。卻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

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卽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孔明約軍退後，卽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衆

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

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餘者棄城而逃。宋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敗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宋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爲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既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

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卻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蠻軍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忿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

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卽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

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忿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

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在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孟獲允諾，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着，又喜又惱，忽報入納洞主到。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瓔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讎，獲大喜，設宴相待。

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佈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爲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帶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二人正沈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帶鐘，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往後便退。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

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草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綫爲毛衣，鋼鐵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兵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中。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帶鐘，頃刻之間，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

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爬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孔明聽知，即喚張嶷、馬忠，吩咐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孔明即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尙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卻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爲飯，其手下軍士俱穿藤甲——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曬之，灑乾復浸，凡十餘遍，卻纔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沈，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爲「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讎。」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

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兵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

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掩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擋，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

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吩咐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吩咐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尅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怏怏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卻令張嶷、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

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吩咐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教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

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向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卻使人遠望，果見樹林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此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爲念。

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眼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常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撤下櫃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至山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

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着。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

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求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即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活捉而來。

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卻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名曰「地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纜一發動，山殞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卻令魏延賺兀突骨，並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小者，必不利與火」。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勝？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衆將拜服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吩咐而去。

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爲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

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蠻王今既已歸服，何不置官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各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

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爲前鋒，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衆自回，囑其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將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懽悅，朝野清平。

四十八 收姜維

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卽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卽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破鄴城時所得。後生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不甚愛之。叡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丕一箭射倒母鹿，回觀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仁德之主也！』於是封叡爲平原王。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千秋萬歲。』正言間，內侍接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

於是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而舉哀，一而擁立曹叡爲大魏皇帝。諡父丕爲文皇帝，諡母甄氏爲文昭皇后。封鍾繇爲太傅，曹真爲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

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卽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爲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

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孔明從之，卽遣人密行此計去了。

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爲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興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爲禍。』叡乃降旨，欲興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卻乘虛而擊，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叡曰：『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僞遊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擒之，可也。』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

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

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卻乘虛而襲。某當自見天子辨之。」遂即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決。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削職回鄉，命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駕回洛陽。

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奏明後主。遂分撥大軍，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

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稱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叡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讎，臣萬死不恨！」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淵爲黃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叡即命爲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夏侯楙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

孔明率兵來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哨馬報道：「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廷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無

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怏怏不悅。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

夏侯楙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楙引兵到。雲上馬綽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楙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躍馬挺鎗，往來馳騁，魏將潘遂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楙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雲大喜，卽與張苞殺向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爲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卻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禮，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楙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興苞二將聞夏侯楙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楙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趙雲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

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

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命。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鄧芝曰：『夏侯楙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因於此，豈可棄之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卻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

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爲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爲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卻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溼透，略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不二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駙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

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壕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晝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

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惇，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入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

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惇處，備細說知。惇曰：『常用何計？』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卻就城中殺之。』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惇。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動。』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於夏侯惇府下，卻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爲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惇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

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撑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馬？』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惇細言其事。惇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叫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卻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與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瞞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關興早到城上，舉起火來，四

面蜀兵奔入。夏侯楙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楙於馬上，餘皆殺死。

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衆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楙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我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入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楙，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其詐。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圖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衆將拜服。孔明曰：『賺崔諒者，使吾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守南安，劉琰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

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疏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馬遵正惑慮間，忽然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匆匆而去。

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速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冀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罔，昔日曾爲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爲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楙，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曾見，况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笑曰：『太守放心，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

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爲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爲某所擒矣。』遵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訖，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

趙雲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尙然不知耶？』雲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挺鎗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雲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忖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正戰時，兩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玄機？』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趙雲又誇獎姜維鎗法，與他人大不同。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

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爲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內埋伏。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分撥已定。

孔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墮，急難破矣。』於是大軍逕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齊整，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

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呐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調遣耳。此人真將才也！』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母現在何處？』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維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引一軍往救此城，兼保老母。』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

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爲首蜀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懋，至帳下。孔明曰：『汝懼死乎？』懋慌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駙馬在我願來降。」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懋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去。

懋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懋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諸葛亮，蜀將魏延縱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而走，投上邽去也。』懋又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土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懋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說皆同。懋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識是夏侯懋，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問之。懋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遵歎曰：『不想姜維反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懋曰：『今維已降，何爲虛也？』正躊躇

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

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夏侯楹與馬遵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爲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楹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卻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加爲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原來夜間假扮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僞。

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軍大車小輛，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逕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車，尋路而走。姜維奪了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襲了。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鎗，來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遵。馬遵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姜維回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邽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

姜維不能分說，仰天長歎，兩眼流淚，撥馬望長安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爲首蜀將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輪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欲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維大喜拜謝。

孔明遂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

馬遵。遵大疑，與夏侯楙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爲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楙曰：『可殺二人。』尹賞知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可圖進用。』是夜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楙馬遵驚慌，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孔明曰：『吾放夏侯楙如放一鴨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

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時魏主曹叅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駙馬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叅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叅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將。』叅曰：『卿自舉之。』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叅從之，遂拜曹真爲大都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選發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爲先鋒，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叅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

魏主曹叅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個先鋒，請羌兵來救，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

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叡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爲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叡問何人，繇曰：「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叡歎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叡卽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爲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叡御駕親征，令司馬懿尅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

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聚議事，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問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蓋不得已也。彼時曹丕愛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會同輦出入，封爲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自不死後，曹叡卽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代稟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有此意。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今某引來人並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

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爲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驚，參軍馬謖曰：「量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

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隄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

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叅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隄備，勿視爲等閒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叅既委任司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則必敗。』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

司馬懿在宛城閒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爲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

非歎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言未已，忽報天使符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軍馬，忽又報金城守中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遲立斬。一面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

梁畿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曰：「天子駕到長安，親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晃曰：「某願爲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爲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二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爲矣。」遂星夜催軍前行。

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尅日舉事。耽儀二人佯許之，每日調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爲內應。却對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忽報城外塵土沖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

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早受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

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夜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道是救兵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耽儀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受死！』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也！』達奪路而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鎗刺於馬下，梟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叅。叅大喜，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

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來見魏主。叅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叅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孫吳矣。』賜金銀斧一對，後遇機密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叅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叅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

四十九 空城計

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爲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卽喚王平吩咐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送來我看。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

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曰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紮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劄。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劄。延曰：『某爲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

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爲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吩咐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爲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我自統大軍，由斜谷逕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

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卽令軍士伐木爲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凭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尙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爲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

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卽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

『街亭有兵把守。』懿歎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

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二將。衆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

時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嚷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也。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

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

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卻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炮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翔。二人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逕襲列柳城。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

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卻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馬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炮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勝，故來取此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輜重可盡得也。』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

孔明自令馬謖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卻要路，占山爲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道路，不須二日，兵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吩咐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噪呐喊，爲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

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衆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將旌旗盡皆藏匿，諸將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

時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塵尾。城門內外有二三十餘百姓，低頭灑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

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

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平生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苞與二人在彼等候。」衆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爲司馬懿所擒乎？」

言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爲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

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與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礮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爲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

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軍，雲謂芝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時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顛吩咐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顛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二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顛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擡出，爲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顛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雲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盔纓，驚跌於澗中。雲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入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爲己功。

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遣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廝殺。』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長安，朝見魏主。叡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乃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駕回洛陽。

孔明回到漢中，計點將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會折一人一騎，輜重軍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

騎，何也？」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歎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欽敬。

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士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卻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等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

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軍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糧，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爲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

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

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爲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階下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

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謖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乃詔貶孔明爲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

五十 姜維詐降

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戰筏，以爲後圖。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成，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卽下詔追贈大將軍，諡順平侯，勅葬於成，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卽日將出師伐魏。』楊儀齋曰：『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覽表甚喜，卽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而來。

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一軍往擒諸葛亮。』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駒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鎚，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爲先鋒。』叡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叡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爲大都督。真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

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自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

見曹真令押入，拜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真曰：『書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曰：

罪將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巔崖之中。想念舊國，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以舉火爲號，先燒蜀人糧草，卻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倘蒙照察，速須來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真大喜，遂令費耀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下，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門旗開處，閃出輛四輪車，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耀縱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卻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吩咐畢，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汝喚曹真來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嶷，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

耀提刀在前，只望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又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耀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餘衆盡降。

蜀兵得勝，回言孔明。孔明令人授密計與魏延，一面教拔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糧，利在急戰。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來追。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

時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吩咐云：「吾軍勝，蜀兵必不便去；若吾軍敗，蜀兵必即去矣。」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於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無及。

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雙大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雙急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

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卻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魏延斬了王雙，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

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改帝武。八年爲黃龍元年。諡父孫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孫策爲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爲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

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恪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言老。今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何謂不養老也？』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爲太子右弼。又以顧雍爲丞相，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

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衆議皆謂孫權僭越，宜絕

其盟好。蔣琬曰：『可令人問於丞相。』後主卽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魏必令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後主依言，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與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卻虛作起兵之勢，遙與西蜀爲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卽時下令，教荆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

五十一 襲取陳倉

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吩咐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許辭我，即便起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各受密計而去。

郭淮聞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行着三千兵，急來替郝昭。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

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礮響，四面旗幟齊豎，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卻令關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吾即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令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死，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孔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卽難攻矣。」魏延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纔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

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去了。

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

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郝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卽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嘗思報猓亭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

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與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叡曰：「卿真高見！」遂封懿爲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人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

問病畢，懿曰：「東吳也，蜀會合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王，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到了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爲先鋒，戴凌爲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懿曰：「吾已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卻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

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陽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方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礮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卻教汝等襲我軍後。武都，

陰平，我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我決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與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驟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

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戰，我自破敵之策。」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吩咐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我卻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卻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回。」纔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

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張郃，可聽我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我寨，卻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無名下將，我不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我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我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垓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人重圍，救出戴凌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我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爲蜀中之害，我當除之。」

孔明既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讀詔書，乃復孔明丞相職。孔明聽詔畢，謂費禕曰：『我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不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拜受。禕辭去。

孔明正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諸將無不感歎。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帳，吩咐曰：『吾自覺昏沈，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時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吩咐守把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

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拜曹真爲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閣來取漢中。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燬。時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卽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

時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令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兵行旬日後，而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懿曰：『蜀軍隨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我兵過盡，他卻奪祁山矣。』曹真不信。懿曰：『子丹』

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卽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安營。懿更換衣裝，雜在衆軍之內，遍觀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住，強要賭賽，卻不苦了官軍。』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揆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不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那將不能抵賴。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悚然。

五十二 射殺張郃

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羞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秦良領命引兵剛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探馬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隄防。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引兵殺出，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投降者免死。』魏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卻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懿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真大喜。

忽報司馬都督羞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教休將賭賽爲念，務要用心隄防。』真曰：『吾這裏並無一個蜀兵。』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衆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曹真正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膽戰心驚，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戰一場，蜀兵方退。真得脫，羞慚無地。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並無一個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接應。今

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真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不久，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知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孔明批回來日交鋒，使者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又喚關興、吩咐如此如此。

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川曠野，好片戰場。兩軍相迎，以弓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宜即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爲漢所滅。汝祖父皆爲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鬪將鬪兵鬪陣法？』懿曰：『先鬪陣法。』孔明曰：『先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帳中，手執黃旗，招颺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未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陣我看。』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我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我陣否？』懿曰：『既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凌、張虎、樂綝三將，吩咐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綝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三人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腳，往西南野去，卻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陣中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明。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喊聲起處，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送到中軍。

孔明坐於帳中，左右將張虎、戴凌、樂綝，並九十個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爲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爲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鏖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敵耶！』卽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騎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

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爲大事，誤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奔魏寨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爲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爲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卽當效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爲帝，使汝主召回孔明，便是汝之功。』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了宦官，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宦官聞之大驚，卽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

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卽遣使齋詔星夜宣孔明回。使命逕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得此機會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

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卻掘二千竈。今日掘三千竈，明日掘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竈？」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

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竈，仍回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查點竈數。回報說：「這營內之竈，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添兵增竈，吾若追之，必中其計。不如且退，再作良圖。」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之。」遂引大軍還洛陽。

孔明用減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人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後主聞言，默然無語。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衆宦官究問，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二人唯唯服罪。

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一面再議出師。楊儀曰：「前數興兵，軍力

罷弊，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個月爲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個月，卻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當爲此長久之計。」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爲期，循環相轉，違限者按軍法處治。

建興九年春二月，孔明復出師伐魏。兵至祁山，安營已畢，見渭濱有魏軍隄備，乃謂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卽今營中乏糧，屢遣人催李嚴、米應付，卻只是不到。吾料隴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鹵城。鹵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開城出降。孔明撫慰畢，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守鹵城，自引諸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孔明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將隴上小麥割盡。

屯軍在鹵城，打晒，忽報司馬懿分兵兩路而來。孔明喚諸將聽令曰：「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鹵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爲我一往？」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千兵，伏於東南西北兩處；馬岱、馬忠各引二千兵，伏於西南東北兩處。「只聽礮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礮出城，伏在麥田之內等候。

司馬懿引兵逕到鹵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進備；今可乘夜晚攻之。此處城低壕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鹵城圍得鐵桶相似。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礮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處兵來。淮令人去麥田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至鹵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紮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郭淮

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復當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剿殺。吾願引軍襲劍閣，截其歸路，使彼糧草不通，三軍慌亂。那時乘勢擊之，敵可滅矣。』懿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涼調撥人馬。不一日，大將孫禮引雍涼諸郡軍馬到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

孔明在鹵城，日持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喚姜維馬岱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吾戰。一者料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去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二人引兵去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自引兵來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同，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

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銳兵驍，——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

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

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尚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圖。

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衆將曰：『若東吳與兵寇蜀，吾須索速回也。』卽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分兩兵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

孔明遂令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令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礮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

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烟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爲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卻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懷。』懿曰：『公自欲去，莫欲追悔。』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卻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卻引兵三千隨後策應。』

張郃領命引兵火速望前追趕。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爲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郃回頭視之，乃魏延也。郃大怒，回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又策馬前追。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關興也。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興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於是放心又趕。不想魏延卻抄在前面，郃又與戰十餘合，延又敗走。郃奮怒趕來，又被關興抄住。

前面截住去路。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與二將輪流交戰，張郃奮勇追趕。看看天晚，已到木門道口，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張郃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顧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忿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

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昏黑，一聲礮響，山上火光沖天，大石亂柴滾將下來，阻截去路。郃大驚曰：『我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並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

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道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忽聽的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誤中一「獐」，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爲吾所擒矣。』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歎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郃死，揮淚歎息，令人收其屍，厚葬之。

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安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後主聞奏，卽命尙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因此回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爲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姑且寬恕。』孔明

從之。費禕卽具表啓奏後主。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叩首奏曰：『李嚴乃先帝托孤之臣，乞聖恩寬恕。』後主從之，卽謫爲庶人，徙於梓潼郡間住。

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爲長史，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爲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奏畢，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出師。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孔明歎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番出師，又少一員大將也。』

五十三 木牛流馬

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爲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令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魏主曹叡聞之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叡曰：『卿保何人？』懿曰：『夏侯淵有子長名霸，字仲權，次名威，字季權，三名惠，字雅權，四名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熟嫻，惠和二人，諳知韜略。此四人常欲爲父報仇，臣今保夏侯霸、夏侯威爲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爲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叡曰：『向者夏侯綝、駙馬達誤軍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慚不回。今此四人亦與綝同否？』懿曰：『此四人非綝之比也。』叡乃從其請，即命司馬懿爲大都督，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懿受命，辭朝出城。

卽日到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衆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悉在祁山，倘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大可虞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

孔明復出祁山，下五個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爲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絕』

隴道也。吾今虛攻北原，卻暗取渭濱。令人紮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我蚤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諸將遵令而行。

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懿喚著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詐。彼以取北原爲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卻攻吾前也。卽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得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又令張虎樂綝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可一齊射之，休令近橋。』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我指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懿自引一軍救北原。

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令王平張嶷爲前隊，姜維馬忠爲中隊，廖化張翼爲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

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多半落於水中，餘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攆筏順水來燒浮橋，被張虎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落水而死。餘軍跳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

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已有二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嶷曰：『我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個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等浮橋火起，方

可進兵。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王平張嶷大驚，急退軍時，卻被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礮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混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正與諸將商議征進，忽報有魏將來投降。

孔明喚入問之，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鄭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爲前將軍，而視文如草芥，因此不平，特來投降丞相，願賜收錄。』言未畢，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鄭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鄭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鄭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我戰馬來，此可早早還我。』言訖，直取鄭文。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首級入營。

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鄭文曰：『小將無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文拜告曰：『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來詐降，於中取事，卻如何瞞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鄭文只得訴告其實，是詐降，泣求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必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還當重用。』鄭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將鄭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爲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與鄭文交馬只一合，便爲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其詐。』衆皆拜服。

孔明選一舌辨軍士，附耳吩咐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逕來魏寨，求見司馬懿。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今孔明因鄭文有功，用爲先鋒。鄭文特託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間，舉火爲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營。』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

果然是實；即賜軍士酒食，吩咐曰：『本日二更爲期，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

司馬懿見了鄧文之書，便欲引二子提大軍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諫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爲後應可也。』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將及二更時分，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於是人盡啣枚，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把齊明喊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得能出，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礮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被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

當下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鄧文斬了，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捉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

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并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輕運，晝夜不絕。』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一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尙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圓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卽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繞而視，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

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着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

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哨馬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爲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急喚張虎、樂綝二人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下數匹。張虎、樂綝歡喜驅回本寨。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難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吩咐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一樣製造木牛流馬。不消半月，造成二千餘匹，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魏營軍將，無不歡喜。

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

卻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然做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計策。』

數日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吩咐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草，混入彼運糧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卻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王平受計引兵而去。

孔明又喚張嶷吩咐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妝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挂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於山旁。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吩咐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吩咐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吩咐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六人各各遵令而去。

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裏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卻那裏驅得動。郭淮心中疑惑，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

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烟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

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礮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着慌，各自逃竄。司馬懿逃回寨中，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齋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

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叡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寵先引一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卽令饒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河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衆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衆服其言。陸遜卽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齋往新城。小校領命齋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叡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

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議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衆人於營外種荳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盛，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爲敵人所獲，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卽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爲誘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爲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

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衆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衆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

孔明在祁山，欲爲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爲久計，似此真爲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正議間，忽報魏延前來罵戰。衆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

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舖，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

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卻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調去，只推屯田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

夏候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遂令夏候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卻被擒獲。』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兵，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

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候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司馬懿見

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諸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我卻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司馬師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時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衆將各各聽令。

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並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鎗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

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司馬

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卽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

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火起，心中甚喜，以爲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

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

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衆啓盒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並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略云：

仲達旣爲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窘守土巢，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

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迴，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爲婦人耶？」卽受之，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顧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且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

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失爲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

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盡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卽請出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無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衆將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衆將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

叡覽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恥辱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叡然其言，卽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卽以違旨論。』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曰：『公眞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戰。』

蜀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叡之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正論間，忽報中：『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不意齋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聽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衆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吐血數口，臥倒牀上。

五十四 諸葛亮身死五丈原

姜維入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其法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又喚馬岱入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

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內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趨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要繼吾之志，爲國家出力。吾命已在旦夕，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吩咐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楊儀泣拜受命。

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卻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懿見之，必驚走矣。』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又昏倒，不省人事。衆將正慌亂間，忽尙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偏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忽遽，失於諮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

姜維、楊儀遵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令小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遣費禕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

費禕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辭世矣。臨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禕曰：『丞相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曰：『丞相雖亡，吾今尚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

任他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禕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斷後？」禕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如何？」延依其言。

禕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俱述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實欲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我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禕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君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

司馬懿令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哨探，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盡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先往。」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中，果無一人。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脚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礮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下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侯諸葛亮。」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纓。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

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衆將引兵四散哨探。

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懿歎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行到赤岸坡，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衆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歎曰：「此天下奇才也。」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衆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

楊儀、姜維排列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衆將大驚，急報楊儀。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槎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槎山小道進發。」

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

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搥鼓吶喊，哨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棧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將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

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軍紛紛潰敗，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卻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西川。』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

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開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爲陣勢，公可便來。』姜維披挂上馬，綽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

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隄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

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尙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之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與姜維合兵一處。

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爲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牆垣碑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後主降詔致祭，諡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

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爲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爲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爲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爲年官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爲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爲民。儀羞慚自刎而死。

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興兵。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爲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回洛陽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

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

叡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當於長安宮中建柏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爲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叡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一聲響，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叡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個銅人，號爲「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衆官紛紛上表諫諍，叡俱不聽。

魏主叡忽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叡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叡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叡然其言。二人遂請叡降詔，齎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封曹爽爲大將軍，總攝朝政。叡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逕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

闕下。今日得見龍顏，臣之幸也。」叡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沈，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

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卽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於是曹芳諡叡爲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尙：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鄧颺，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李勝，字公昭；一是丁謐，字彥靜；一是畢軌，字昭先。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爲「智囊」。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宴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後生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宴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何不察也？」爽猛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爲太傅。」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爲中領將，曹訓爲武衛將軍，曹彥爲散騎常侍，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爲尙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李勝爲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常，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爲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

五十五 司馬懿殺曹爽

曹爽嘗與何宴鄧颺等畋獵。其弟曹義諫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倘爲人所算，悔之無及。』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爲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主除李勝爲青州刺史，卽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逕到太傅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爲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爲之備。』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並心腹人何宴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爲變？再勿亂言！』

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義營，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尙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

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

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到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

也。』懿乃召許允。陳泰曰：『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吩咐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爲誓，祇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尹大目依令而去。

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爲兄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尙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範曰：『匹夫臨難，尙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卽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

少頃，侍中許允尙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歎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尙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爲富家翁足矣。』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先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

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齋與司馬懿。衆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爲憂。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宴、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卻捉何宴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

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爲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歎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

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肯受。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卽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卽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

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等人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

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見爲祕書郎，乃潁川長社人，姓鐘，名會，字士季，太傅鐘繇之子，幼有膽智，繇嘗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魏帝奇之，及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爲掾吏，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爲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懿戲謂曰：「卿稱艾艾，常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

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卽以霸爲鄉導，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尙書令蔣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如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尙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結羌人爲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

可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

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領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

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爲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

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

州吾已等候多時了！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領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在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淮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脣，左目下生個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

時麴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紮。司馬師自回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沈重，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我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爲大將軍，總領尙書機密大事，昭爲驃騎上將軍。

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爲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爲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沈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

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爲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諡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

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毋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

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礮響，一齊應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時胡遵渡過浮橋，屯兵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衆將設席高會。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然連珠礮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

拔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鎗刺丁奉；被奉挾住鎗桿，嘉棄鎗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嘉望後使倒，奉趕上，就以鎗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與兵敗，亦勒兵而退。

諸葛恪引兵至東，與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一面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恪大喜，即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胡遵拒住東、吳。

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令衆將併力攻打，怠慢者立斬。於是衆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辨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張特用援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恪大怒，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倒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可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之，逃者無數。忽報都督

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爲牙爪。

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存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滕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爲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

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甚疑，辭曰：『病軀不勝盃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盃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爲肉泥。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至此果中其言。

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

五十六 姜維北伐

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

時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爲左右先鋒，夏侯霸爲參謀，張嶷爲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爲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爲使，齎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爲大先鋒，引兵來。

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爲先鋒，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

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卻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吩咐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吩咐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爲

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

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燃火起。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光迸起。質等冒煙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礮響，兩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馬困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

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

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爲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

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

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爲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曰：『公今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迷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

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而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卻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

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回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時已有廢立之心。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

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何如？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常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宜，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

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轡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起兵前來。

時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癢，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乘軟輿，帶病東征。及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目痛不止，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牀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爲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

昭急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卽命暫留司馬昭屯兵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鐘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昭從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旣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令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

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草廬，已定三分天下，尙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今吾旣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可將輕騎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枹罕進發。

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吩咐張翼如此如此，又吩咐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讎敵之國乎？』經回顧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去，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着洮西而走。

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衆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疊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逕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尙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

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到，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兖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今領兵到，頗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鐘鼓。

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爲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夏侯霸曰：『鄧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鐘鼓，殺奔祁山來。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下立九個寨棚。維不信，引數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

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汝等可虛張吾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哨出一回，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

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艾憑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人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子鄧忠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

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礮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卻又不見。

魏兵下來。維欲上山衝殺，山上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兵下山屯劄。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爲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

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爲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放火燒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

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維不敢去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爲斷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

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

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卻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鎗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挺鎗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待鵬趕上，舉刀欲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箭，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

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大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爲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維自思曰：「此必鄧艾也。」挺鎗縱馬而來。

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了銅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

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旁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歎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

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卻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傳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使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略谷迫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衆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

五十七 司馬昭殺曹髦

東吳自孫峻病亡，從弟大將軍孫綝輔政。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枚，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黃門不服，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溼；若新在蜜中，則外溼內燥。』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聰明，卻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

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爲後患。』紀曰：『陛下但有用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綝。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卽寫密詔付紀。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卻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綝大怒，當夜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並其家小俱拿下。

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然後

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尙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卽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于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思將軍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卽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爲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布聞言，唯唯而已。

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遼、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爲變矣。』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無憂。臣有一計爲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令魏遼施朔爲外事，張布爲內應。次日，使者奉旨來請孫綝赴席。孫綝乃入宮赴宴。吳主

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緄高坐。酒行數巡，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緄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緄！』緄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緄叩頭奏曰：『願徙交州歸田里。』休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緄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緄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延、蔣、廖、關、張、趙雲、黃權、魏延、蔣、廖、關、張、趙雲、黃權等，擒孫緄兄弟至，休命盡殺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遠流者，皆赦還鄉里。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翊答禮。

翊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翊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齋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

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含、蔣斌爲左軍，蔣舒、傅僉爲右軍，胡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了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爲左右衝擊，卻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出。

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回寨，乃歎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

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命二將安營，詔卻將傷死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

次日，姜維盡收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與他鬪陣。』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卻引兵襲吾山後耳！』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鄧艾催督先鋒鄧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礮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爲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鄧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爲樂，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艾問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

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歎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

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姜維歎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

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爲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爲晉公，得毋不宜耶？』髦乃應曰：『敢不如命？』昭冷笑下殿，衆官凜然。

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言訖，卽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

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無阻當。』遂望黼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髦前胸，撞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輦旁。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尙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尙書荀顛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剛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禍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卽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爲帝，改元景元。璜改名曹奂，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奂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

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髦，立了曹奂，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

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瓘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瓘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兵五千與瓘。

瓘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叫爲首的將來見。瓘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瓘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剿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維大喜，謂瓘曰：『汝既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瓘心中大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瓘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

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瓘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

出斜谷，卻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卻教鄧艾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卻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一面令人將見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着運糧旗號，維卻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

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登高眺望，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林下一彪軍撞出，爲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汝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嚇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爲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瑾糧草。王瑾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專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瑾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瑾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瑾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瑾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姜維恐

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瓊。瓊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卻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

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遂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北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猶欲行強爲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來。

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進行。我卻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

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維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

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益城邊，忽然一聲礮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爲上計。』維從之，卽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

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吩咐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卻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吩咐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

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得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

到。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時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

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遙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祕書郎郤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郤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爲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

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徑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因鄧艾於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爲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爲。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姜維伏罪。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於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維忿忿而出，卽往見郤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

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

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我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日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遂令胡濟守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胡斌守漢城，蔣舒傳僉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爲久計。

五十八 鍾會取漢中

鄧艾聞姜維於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從事中心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爲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爲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爲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本在此。』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卻以伐吳爲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來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

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一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卽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彰，丘建，夏侯咸，王買，皇甫闓，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楮之子許儀也。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爲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分兵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

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雲集，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卽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

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爲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

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爲炎興元年，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卽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爲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

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卽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場陷住馬蹄，險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卻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衆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卽以荀愷爲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爲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壘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汝既

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衆將無不駭然。

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爲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乏，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歎曰：『吾生爲蜀臣，死亦當爲蜀鬼。』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

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頎。戰不三合，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卻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

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然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維大驚，卽傳令拔寨。

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姜維跌在地上。楊欣拍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鎗刺來，正中楊欣馬腦。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縱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歎曰：『天喪我也。』副將寧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之，卽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守，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

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

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

輔國大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爲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

五十九 鄧艾偷渡陰平

鍾會離劍閣二十五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爲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

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卽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炮架，只打劍門關。

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屯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

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境。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並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整頓衣甲器械而行。

正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昔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艾嗟呀不已，

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襲，取了江油城，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吾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後主又宣師婆問時，卻不知何處去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

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母親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輅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爲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瞻自幼聰明，尙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襲父武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當下後主從郤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爲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爲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尙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遂命尙爲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

鄧艾喚師纂並子鄧忠吩咐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軍，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

兵列成八陣。三鑿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嚇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

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比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汝等輕退，以致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尙爲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尙匹馬軍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負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劊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勸其來降，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艾大怒，卽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常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卽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得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敵勢已迫，乃令彭和齋書殺出，往東吳求救。

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旣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卽令老將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河而進，

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礮響，四面兵合，攔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中。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

時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

後主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

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齎敕令姜維早降；遣尙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三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自是漢亡。

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即於劍門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爲速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爲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

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頎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

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謂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乘吳之計，更宜厚待劉禪，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爲扶風王，爵其子爲公卿。昭得書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瑾，隨後降詔封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瑾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旣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齎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惑，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

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從其議，遣使齎詔封會爲司徒，就令衛瑾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瑾，使與會伺察鄧艾，以防其變。

鍾會旣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瑾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爲農家養犢，本儆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今欲封蜀主爲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嘉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曰：「昔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依言，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爲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

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爲艾實爲會耳。』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祕之，不可泄漏。』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造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

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則反情實矣。將軍卻起兵討之可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牀來。瓘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早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衆各四散奔走。

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城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早也。今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維曰：『若不退閒，當早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

漢室終滅也。」

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効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

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南闕弑君，大逆無道，早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簽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衆皆恐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

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丘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吩咐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監軍衛瓘深嘉胡淵。

之謀，卽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

鍾會請姜維計議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卽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卻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

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麟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尙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

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卽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

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

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安樂公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

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况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郤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

六十 司馬炎滅吳國

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爲王，表奏魏主曹奐。時奐名爲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諡父司馬懿爲宣王，兄司馬師爲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性情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爲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徒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世子。後昭忽中風，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馬望爲司徒，石苞、驃、騎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諡父爲文王。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晉，吾其爲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爲天子也。』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子丕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未有寧歲。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文王併吞西蜀，功蓋寰宇，又豈操之可比乎？』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位。』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奐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奐

慌下御榻相迎。炎坐定，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免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免大驚，口噤不能言。炎起身下殿而去。免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免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免親捧傳國璽，立於臺，大會文武。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免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賈免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爲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免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免前曰：『臣身爲魏臣，終不肯魏也。』炎見孚如此，封孚爲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爲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

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牀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主把輿，手指輦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爲君。左典軍萬彧曰：『資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爲豫章王，追諡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嗜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彧爲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汭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

無度，公私匱乏。

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召術士尚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大喜，遂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

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卽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來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侍衛帳前者不過十餘人。

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

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歎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旣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

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並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

一日，抗遣人候祐。祐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祐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來人持藥回見抗，衆將曰：『羊祐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哉？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衆將領命。

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使齎到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助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黷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卻令左將事孫冀代領其軍。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姿意妄爲，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

羊祐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祐聞上不允其請，歎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

至咸寧四年，羊祐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祐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祐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祐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祐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炎曰：『舉善薦賢，』

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卽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勅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持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退入後宮，與祕書丞張華圍棋消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請卽伐吳表。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卻棋枰，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民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敵，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卽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鄧瑯、王司馬、卞出淝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又令冠軍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

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進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

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爲齏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于沿江緊要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沉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

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礮，搥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命引衆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

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礮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尙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齋印而降。

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

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爲準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仗，立於週圍，順水放下。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

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吳兵四散敗走。

王濬揚帆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與楸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濬釋其縛，焚其楸，以王禮待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餘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老幼男女，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瑯琊王司馬卞並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

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

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爲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爲一統之基矣。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4959B

961686
2
120

(共二册)

定價：13,700元

